



註腳 二十九

◎萬曉晴

人到中年，開始習於以朋友計數自己的年歲。儷娟的遽逝，赫然為這平衡已久的方程式，加入了新的變項。想為與儷娟二十九年的世間情誼留下一個註記，也寫給和我們一起走過的老友們。

八月三日在加護病房，看著儷娟安詳泛紅的臉，心裡有著說不盡的歉疚。怎麼也難相信就在此前三個星期，她還如此精神奕奕地與我們閒聊用餐！一如過往，臨別時的她總覺得意有未盡，想再到別處逛逛。是無知，或是莫名的樂觀，我始終相信也告訴儷娟熬過這段治療期就沒事了，還相約要八月中再會。沒想到竟然來不及實現，在我們長長一串的“to do” list上就此畫下了句點！

這人生一路走來，總是形色匆匆，不敢放慢腳步。非要等到無路可進，才會逼著自己駐

足觀想。儷娟於我，像是夜空的星星，距離遙遠卻早是生活裡的一個“習以為常”。當她突然從視野中消失，錯愕之餘，才發現自己從沒能認真真為她做過什麼。算一算，我們相識也約莫是二十九年前這個時候了。

一頭微捲短髮配著黑色粗框眼鏡，加上一身套頭衫牛仔褲和運動鞋，這就是儷娟的典型裝扮了。簡潔清爽的低調風格，自大學以來數十年始終如一。第一次注意到她，是在大一開學不久的一次班會上。當時，班上為了是否該用班費補助舞會有所爭執。儷娟強硬的表態，認為班上女生向來不參加舞會因次動用班費是不合理的。當時我雖然佩服她勇於據理力爭，私底下卻也覺得她有點難纏，並沒有特別想去靠近她。

或許從一下開始吧，我和怡文，欣如成了室友，因儷娟常來寢室串門子的關係，我們才開始熟識起來。往後的日子裡，還作了經常的實驗夥伴。回想起來，像她這麼有主見想法的人，談論自己的時候並不多，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反倒是“我們下山去好嗎？”在當時為著功課兢兢業業奮鬥的大夥兒中，儷娟真是相當的另類了。時不時可以看到她在宿舍中間晃，造訪別人的寢室。可惜多數的時候，我們都太忙了，忙於自己重要的事，不會太在意她落寞離去的身影。現在想來，不管是士林夜市的火鍋，合記隔壁四川館子的合菜，或是永和里麵攤的一碟小菜，看儷娟慢條斯理，細細品味的專注，真讓人有著“活在當下”的感動。

畢業後，在現實社會裡跌跌撞撞，遠複雜於學校一本本的教科書和考試的標準答案。即使不再困居於小小山坡，飛越地球東西，在電話線的彼端，我卻越來越能感受到儷娟在生活上的一些

困擾。而她是如此的固執，固執得寧願讓自己陷於深深的痛苦也不肯有所作為改變。每回長談後我總在想，或許我該只作個聽眾就好，其實她真想聽的也只是她要的答案罷了。不過，自從前些年儷娟積極加入合唱團，我們都替她高興，因為她終於可以盡興作一些自己想作的事了。歌唱讓我看到一個熱情洋溢的儷娟。

年初接到欣如告知儷娟罹患乳癌的消息，當下真說不清心理是什麼感受。滿腦病理的專業名詞，要安在一個自己身邊的人上時，只顯得空洞而不切實際。想到建德和惠仙學姐，我私下慶幸儷娟該會有較好的機會吧！可也反反覆覆思索了好一會兒，猶豫要如何措辭與儷娟打開對話。

儘管我們如此熟識，儷娟卻似乎沒打算告訴我她的病情。拐彎抹角繞了好大一圈，我終於等到了那天她寫著“同學，你知道我得了乳癌



嗎？”就此，我們持續了三個月的臉書交談。早上七八點等著檢視自己的信箱，逐漸變成每天的一種習慣和期待。隨著療程的進行，雖然儷娟總是輕描淡寫不願著墨太深，字裡行間還是可看到她心的掙扎和起伏。從一開始“了解並未帶來接受的勇氣，反而讓人畏縮……心理壓力無法寬鬆，……真如驚弓之鳥。”，到後來“樂觀的心情是最重要的。這也是我要學的功課。”，“回想起來人生的不順遂真的佔了一大部份。但說也奇怪記憶最深刻的還是一些覺得愉快的事。反而是當時覺得很傷痛的事記不太住，這也許是人活下來的本能吧。”“人要轉念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重新檢視自己，發現自己許多未曾認真想過的事，就把它當功課吧！認識自己。”儷娟說，癌病的治療過程其實是一場心理素質的考驗。

養病的日子並不如先前所想的那般無聊，“每天努力吃三餐料理，生活較充實，生病後才發現工作時真不叫過日子”。手術後寄宿於月子中心更是難得的一段悠閒，儷娟說“我也不曉得事事不理可以多久，或是應想得更多一點”。

我們談生機飲食，談如何讓關節放鬆，也說到建築和室內隔局。能把舊屋徹底重整賦予新的氣象，該是一件令人興奮期待的事了！儷娟又提到懷念當年求學時，“喝一大條吳郭魚煮的湯，希望我們日後還有機會輕鬆的吃飯”，還要我種棵果樹，“日後我到你家做客，可以一邊乘涼，一邊吃水果”經歷這些紛紛擾擾，驀然回首時，發現一個人能要的其實真的不多，“想到處走走看看，好好唱歌，跟朋友旅遊。年快過半百，能平安過日就好了。”

找到儷娟曾提過的一首歌 “I wish I can fly”，
*I wish I could fly,
 Halfway through the night,
 I wake up in a dream, echo in my head,
 Make every whisper turn into a scream,
 A dream that could fly out in the blue,
 Out in the blue, over the town, following you...*

強烈的節奏，歌手的盡情宣洩，乍聽下讓我覺得驚悸。然而，在不安與衝撞的氣氛中，“To try to find out whom you really are.”。我似乎有了更確切的領悟。

六月下旬，終於可以回台灣了。計劃著南下高雄的時間，只聽見儷娟在電話那頭興奮的說

“快點來吧！我的頭髮掉了好多，現在看起來像櫻桃小丸子的爺爺了。記得帶照相機喔。”我實在無言以對，踏上旅途，腦中盤繞著一個旋律，“遙遠的路程，昨日的風，以及遠去的笑容。再次的見面我們又歷經了多少的路程。”在光陰的故事中，我們應該是主角吧，卻又好像總是身不由己。

許久不見，除了多了頭巾口罩大外套，儷娟看來似乎沒有多大變化。當麗芬為著當天愛河水上漂浮的垃圾耿耿於懷時，儷娟不改她一貫本色，馬上回嗆：“你又不是陳菊，要你來道歉！”那天真是一場難得的聚會，我還見到了睽違二十多年的欣如！儷娟心情大好，當然不會錯過機會跨越紅線，開懷的吃了許多“不該吃”的東西。說實在，當天的菜色我早已記不清了，至今腦中常常想像的畫面是儷娟站在窗口，望著她家樓下的麵攤。她曾如是說“我總想知道他們切了些什麼小菜。看著他們一口口吃麵，希望有一天……”

近年來伴隨孩子成長，有機會跟著讀一些少年讀物，也好像自己重新生活過一遍。我和儷娟分享了一本小說“The Giver”的內容——在一個科技先進卻封閉的社區，高度分工又紀律嚴明。社區委員會決定了一切運作，包括每一個人的工作職責，甚至生死。為了讓樣樣事情易於掌握，他們拿走了人們對顏色的感受能力，隔絕大眾對自然變化和古往今來的認知。然而，他們設定了一個職位（receiver / giver），負責學習世界上曾發生過的一切，以便一旦緊急事故發生時，得以根據他豐富的知識提供解決方案。我從來沒想過，當一個人知道周圍人看不到的事，卻又無處可說時，是多麼沉重可怕的一件事。這書虛擬的情節，卻給了我具體的意象。

另一套近年在美國蠻受少年歡迎的“Percy Jackson & The Olympians”，也深深吸引我。主要在於這套書的源起，是一個父親為自己有閱讀障礙兒子編造的床邊故事。作者巧妙的把數千年來的希臘神話世界，投映重疊在現代美國社會。許多由神與凡人生下的小孩（demigod），延續著神方的特質，各具自己的天賦所長，卻與現代社會有些格格不入，包括無法閱讀英文。這是個多麼甜蜜精彩的假想！天下所有與眾不同的小孩，不是一種缺失遺憾，而是其來有自，可惜一般平凡人往往看不明白。世上踽踽獨行者眾，也只因無法適應現有的社會框架罷了。

說好要弄一套英文版給儷娟，卻也沒機會了。

* * * *

在加護病房，我思索著最後該和儷娟說些什麼。一場奮戰已經結束，不管結果，她曾經這麼努力過。儷娟不需要再忍受身體的不適，不需要再活在憂慮不確定中，也不必聽連自身都很迷惘的我們說一些不知是在安慰誰的話。脫離了肉體的束縛，或許她比我們更自由，看得更清楚了！

回顧這個老友，至今我還不敢說我知道“Who she really is”，我想我們的確具有某種共同特質吧！但不像我安於在自己畫定的小世界裡奮鬥，她不願順應現實卻又無法掙脫，時時摸索尋覓。就像夏天和冬天的星座分屬不同的象限，我們遙遙相望。有一天，發現她不見了，說不定是她又發起心來，到那邊去逛逛了。萌牙

葛曉晴

